

◇ 方英文专栏



方英文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毛笔写作，书文双美。有各类作品五百万字，以三部长篇小说《落红》（获首届柳青文学奖）《后花园》（入围八届茅盾文学奖）《群山绝响》最具影响。散文代表作有《种瓜得豆》《短眠》《偶为霞客》。有英文版小说集《太阳语》，阿拉伯文版小说集《梅唐》。

老虎中暑，猴子充大，难遇出风头的机会，竟几次落我头上：带团采风。

科技解脱了繁重之劳，人们便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——于是遍地文艺客，春秋采风旗。

采风团员装满一辆大巴，采哪里、怎么采？我只警示自己八个字：安全带出，安全带回。至于返回后大家该怎么写、如何画，车里提醒一下即可。都是采风老油条，套路清楚得很，知道颂歌高下与饭菜档次成正比的。

到了首个采风点，秘书长先推门下车，与迎接者对上卯榫，回身请我下车，介绍双方喜气洋洋热烈握手。紧随我身后下车的是旗手，红旗黄字“到人民中去”很醒目——若是骑着马，身后招展一面“方”字旗，那便是古代的将军出阵图了。

每一处采风点，都提前准备了宣传册页，各种资料图文并茂人手一袋。参观恒温大室内无土栽培蔬果花菌；朱鹮北放成功繁衍生息；卫星测控神奇费解……由衷钦佩各业专家能手，正是因了他们的智慧劳动，才昌盛了时下的中国。

紫苏入饌，介于配角与主角之间。它有着所有香辛料的属性，异香，能去腥或提味，施于饮饌有点睛之妙。又因了异香，几乎将主食材本香巧取豪夺去了，让人咂味之余只记得满口紫苏香。

紫苏极家常，时时处处皆在。尤其湘人，几乎要将紫苏置于仅次于辣椒的地位。素常的鱼虾蟹蚌也就罢了，湘人当家菜的小龙虾和田螺更是离了紫苏不成肴。又有各样紫苏时蔬，紫苏黄瓜、紫苏土豆片。连各色蜜饯干果都须紫苏调味，紫苏陈皮姜、紫苏杨梅、紫苏木瓜干，紫苏与酸枣的结合更多，粒、片、糕……人们治饌依赖紫苏，紫苏也便将肴馐之味牢牢攫住，强悍又具韧性，譬如母亲之爱子女。

紫苏样子亦朴素，田头畦间墙角，由土坷垃里伸几头紫卜愣登的叶芽。不几日，就蔓延成一片，像一大家子结伴簇拥。初始，香也只隐约冒一些头，等春雨润几次，春阳照几回，它们抻得高高低低，紫气便馥郁了。紫苏香实在是重重紫气的郁积，浓稠得化也化不开。原本颀颀的女儿家，做了母亲之

吴昌硕画牡丹，常常在酣然盛开的牡丹花朵边，冷冷地立一两根寒枝。

花艳，寒枝冷色调。花是华枝春满，寒枝瘦削萧疏。花是姿态娉婷，寒枝孤独挺立。

他从不漏下寒枝，大约那寒枝一直长在他生命里。从内心长到手指，长到指端的羊毫里。

他大半生困顿寒微。十七岁因战乱随父逃难，五年后回家，家中亲人俱亡，只剩他和父亲。

海上大画家任伯年曾画过他，名为《酸寒尉像》。画里，他刚刚交差回来，官服官帽还未来得及脱去，已在那里拱手作揖，似与远道而来的师友施礼问候。此后，吴昌硕常常以“酸寒尉”自称。

也真是酸寒。四十四岁，他在上海浦东郊区租了两小间民房，安顿家小，并寄希望于书画，期望自己能像任伯年一样靠一支画笔安身立命。但是，他的画卖不动。初冬之夜，寄身于低矮屋檐，看看环堵萧然，他在纸上写道：“夜漏三下，妻儿俱睡熟，老屋一灯荧然，光淡欲灭。”

出头鸟

地方领导陪着看，采访对象也似乎只要给我一人讲述创业过程，镜头呀摄像呀也只绕着我一人旋转闪响——顿时小人得志成就感爆棚，享受此般前呼后拥众星捧月待遇，人生夫复何求！这才明白书上所言确为真理：人马再多再浩荡，新闻镜头只认第一。

可是几分钟后发觉当团长并不好玩儿，烟瘾发作不能抽，口泛唾液不能飞也不能咽，咽则喉结滚动被镜头录播出去有失斯文……自己全然成了出头鸟，成了一只陀螺，被围着，被抽着打着，感兴趣不感兴趣都得装作十分感兴趣，倾听讨教配以点头赞叹。

所以第二次接通知我再带团采风，我就不愿去了，无论对方怎么夸我带得好。却怪我不该多嘴一句：当副团长可以考虑。结果就副团去了。

副职必须清楚自己不是角儿，只是正职的助手、大秘兼保镖。参观时要落后团长三到五米，目的是不要抢了镜。

紫苏饌

后，性情就蛮悍了。虽说还是一袭紫色布衫子，香味已然夺人，护着一家老小，如虫蚁这类寻常宵小自是无法近身。不但虫蚁，连体内的寒邪也可驱得。

儿时受寒，母亲就择数根紫苏与葱头姜片煎水，按了我的头，拿筷子撬开牙关，生灌下去。往往三两服，冒一身汗，人就通透了。但下回发汗，我仍旧不愿喝。那时我就觉得紫苏的味道像母亲，而姜片是父亲，更刚硬。他们伙同了隔壁像葱一样讨厌的医生阿姨，一同来迫害我们。

倒是母亲做嗦螺时放的紫苏叶，我能每一丝都挑出来，细细嚼出螺蛳与紫苏缔和的鲜美，再吞进肚。嗦螺是用小螺蛳烹制的，似乎湘南一带特有，乃至湖南其他地方大多都吃大田螺。田里溪间摸回螺蛳，须静置三两日，以期它们吐出泥腥。若等不及，往放水螺的水里滴几滴生茶油也可，会促使它们吞吐。

炒螺蛳讲究入味且好嗦，炒与焖的节奏，各样佐料施放的时机，都有关

寒枝

再去上海，矢志于以书画立足，已是二十余年后。他用西洋红画花卉，笔下花朵鲜丽饱满。他自谓“老缶画气不画形”，“老缶”也是他的名号，他的画郁拔苍劲，气势磅礴。

他像牡丹花边的寒枝，从苦寒苍茫里劲挺而出，带一身寒气，可是，是倔强的，骄傲的，巍然的。

吴昌硕挑战命运，在艺术上也一身胆气。他说“自我作古空群雄”。他把自己摆到了书画艺术的历史长河中，凛然上前，直面古人。他敢将大红大绿用于花卉，曾有海上画家蒲华告诫他：要多用水墨，少用颜色。因为是文人画，要高雅，要“色不可俗”。可是吴昌硕偏不。他用色不守古法，变水墨为五彩，变重墨为重彩。

有人说吴昌硕最重要的贡献是身处动荡年代，却彰显了中国文化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。可是，我觉得，他作品里的劲挺自强之气，不是闲逸富贵给他的，而是苦难与执着给他的。就

间距合适，也便于随时上前接力棒，比如团长刚好来了电话，总不能让被采访人话说半截！总之当好副团、副手、副职是门艺术，没有任何教科书告诉你，我是通过长期观察才得来的。

只是这一次中途，团长家有急事溜号了，害得我只能顶将上去，强撑着被“抽陀螺”了后半场。

实话说我是很喜欢采风的，看风景、听奇事、识异人，乐莫大焉。只是不喜欢领头儿，拘谨劳累也罢，更得承受八面玲珑之折磨。

不久前又通知我带团，我当即婉辞了。三天后夜里，翻检未读信息，刷见了采风行程表，要去一处著名的汉代碑刻，那碑子我想看了几十年呢。于是发信过去说我要去。回信说团长副团长都宣布了呀。我说我就做个吃瓜群众挺好。

一周后出发。车一启动，秘书长朗声宣布此行采风团团副团长——竟委任我“第二副团长”！一不留神成了三号人物，如同世界第三高峰，无人知晓多安生：隐形热闹之旅，闲适自在一路。

窍。炒唆螺须茶油，茶油香稠，能盖螺腥。姜蒜小米椒先略焯一焯，就倒入螺蛳炒。炒螺蛳简直如一首起承转合明晰的绝句，“欸——”的倒人便是理想的“起句”，响亮、突兀、明白，直可下笔擒题。明起之后就是承句，锅铲一挥，划地舞出。搁了盐后，继续舞几铲，就须“转”了。水缸里舀半勺井水倒入，又是一声“吡啦——”，就开焖。起与承皆大开阖，转自然就缓了。螺蛳壳厚，也必须得这一“转”，才能翻出神韵来，否则就不致鲜香。就如同李逵的三板斧，密不透风舞来，终究刚猛有余，后劲不足。“合”是收束，待鲜味焖出来，汤汁收得差不多时，挑一筷子豆油搁进去，再把切好的紫苏一股脑置入，收汁起锅了！紫苏就是结句点睛的那一笔，正味又提鲜。且搁了姜蒜并无法将螺腥去净，还得靠起锅前最后那一撮紫苏。紫苏一至，嗦螺味才正了。是顽劣的小子迎面撞见母亲，立时敛了容正了色收了性子。

这样说来，不单单螺蛳“性子”须紫苏来矫正，鱼虾蟹蚌鸡鸭猪牛羊……一切风味殊异的荤肴，皆须一味紫苏。

像他笔下的牡丹，最动人的不只是牡丹的色，还有花朵之后那些片叶不着的寒枝。也许那寒枝是枯的。也许它遭受过风雪的压迫，遭受过刀斧的刈割，所以枯了。但此刻，寒枝依旧挺在花丛里，挺在岩石旁，让一朵牡丹在春天绽放，却不敢轻薄放纵地绽放。它映照看，让绽放的牡丹懂得了节制和内敛，懂得了沉着与静穆。

一个人，大约只有尝尽世态凉凉人世冷暖，才会懂得，在姹紫嫣红的盛开时节，依然不忘在心里立上几根寒枝。

对于吴昌硕，即使后来成名成家了，即使名利汹涌而来了，可是他记得早年那些忧患与颠沛，他记得自己来自民间，记得自己的身份。他也记得自己的追求与使命。所以，笔下牡丹开得再热闹，它依旧要种几根冷冷的寒枝在侧，给自己降温，也给世人降温。

吴昌硕笔下的寒枝不仅是瘦的，是枯的，也是高的。那寒枝高过花朵，高过绿叶，不摧不折，独对风日，挺向苍穹。我想，在这样的寒枝边盛开的花朵，一定是心怀谦卑的吧。

而我想说：寒枝最精神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